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十五回 珠絡雲裳盟成信誓 眠香齋醋唱遍新聲

卻說鶴山從挹芬家回去，滿心溫魔著挹芬，想：「自己也算是個獵豔霸王，走遍東西南北，珊瑚網內沒漏過半個。不料被一個新選姬人私用關防，平白地把個吳苑西施落在八大衙門，被別人消受。」想到這裡，恨不得把新姬斥逐。又想：「這次南下，原犯著名教，設法走避的，倘把這件事做出來，萬一鬧將出去，倘是個鄉村小民倒也沒什麼，只自己托著先人福蔭，有了不得的希望，犯不著因一個女子，犧牲了畢生命運。倒不如著意敷衍著，令他感激恩私，至誠圖報，我便好於中取事。」正想著，車已到了門首，燈火侍從的接了進去。這一夜的溫存婉嬾，總算鶴山生平難得的手段了。一到明日，便囑付婢僕把那牀新夜叉，依著專制時代贊拜不名的體制，把上兩字抹去，加了個「禿頭夫人」的號。從此合府都再拜頌揚的，依著的改了尊稱。

誰知那位夫人從十一二歲束髮為倡，到這時已十餘年的登壇老將，那一件事沒閱歷過，那裡不知鶴山的心事？明知鶴山故意推舉，不出本心，依別個沒經緯的卻早發作起來了，他卻逆來順受，做成個感激涕零的樣子。在鶴山面前，算不清不知發了幾回誓言，說「既承恩幸，敢不永侍巾櫛，惟命是從，倘背斯言，有如天日。」鶴山聽了這種言語，歡喜得了不得，暗想：「憑你七伶八俐，今日也入彀了。」便放心托膽，注意著挹芬。真是：鶴成盟，春水映並頭之瑞；鴛鴦諧約，千秋訂連理之緣。挹芬那幾日也滿懷熨貼，自命轉瞬是個貴人了。

一夕，鶴山醺然歸來。才到得簾外，早有個丫鬟在簾外候著道：「夫人良宵獨酌，正等公子來湊個合歡小宴呢。」鶴山欣然走進房去。見絳燭高燒，繡帷低壓，夫人珠絡垂纓雲裳貼地的迎將上來，端端正正的萬福了。接著另是個丫鬟，抱著猩紅絨毯，從後房笑將出來道：「壽母替壽公拜壽哩。」說完，將毯子鋪開，夫人柳腰款擺的向公子拜將下去。鶴山慌忙扶起道：「怎的，怎的？丫鬟掩口笑道：「公子也應替夫人拜壽哩。」

鶴山方才明白，今天是夫人的生日，便向夫人作了個揖道：

「荒唐得很，連你的佳誕也記不來了。來來，我要替夫人斟酒上壽呢。」夫人那裡肯受，命丫鬟撤去紅毯，殷懇勸勤把酥融香軟的玉手，奉了只翡翠盞的酒杯，替公子安了席，自己打橫陪著。

公子眼對著嬌姬，不覺興致勃發，喚取大杯，滿斟著敬夫人。夫人是在海上斗酒場上百戰過來的，那裡怕這大杯，卻含笑：「饒了侍妾罷！」說時，故作硬挨著的一口口咽了下去。

燈下美人，再添著一星半星酒色，覺得綠倦紅酣，越是嬌豔。

公子不覺叩杯曼歌道：

園桃紅似繡，豔覆文君酒。屏開金孔雀，圍春晝，滌了金爐，點著噴香獸。這當爐紅袖，誰最溫柔，拉與相如消受。

夫人歎道：「妾何敢望文君。公子好醫消渴，只《白頭》一詠，還乞公子憐取呢。」鶴山自知失言，忙替夫人換了杯熱酒，笑道：「相如是個窮措大，漢闕心殷，怪不得陌頭恨遠。」

鶴山還不是這樣的人，卿但放心罷。」夫人道：「貴人出入取用自華。趙婕妤《紈扇》一歌，正恐夫婿非窮措大哩。」說完，泫然欲淚。公子忙著道：「怎的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別的歡喜話不講，翻尋起煩惱來。」說完，吩咐丫鬟快擰手巾給夫人拭淚。丫鬟擰上手巾來。

夫人把手巾擱著，凝淚道：「得君一言，無異信誓。只妾這怯虛心事，到死不泯。公子你能憐取今夕，儼除一切麼？」

鶴山對著這玉容憔悴，慘不成春，那裡還顧念別事，正色道：

「卿苟有命，無不婉從。」夫人舉杯道：「公子此言，天實鑒之。倘無疑悔，請飲此酒。」說完，自己一口飲了半杯，留半杯遞到公子面前。鶴山只得一飲而盡，把杯覆了，笑道：「卿如今可放心了。」

夫人不語，只把秋波向丫鬟一溜。丫鬟是早受了密囑的，把紅毯一展，夫人便直跪下來道：「既承憐念，請從今夕起，與沈挹芬斬絕前情。」說時，將紙筆送了上來。鶴山愕然不答，面色漸漸的變起來。夫人知道這是與挹芬鏖戰的最後五分鐘了，便整頓全神，霍的從衣襟內抽出件東西來，含淚道：「妾原醉了，怪不得衝犯公子。只這一跪，是關著尊府命運的。願留意著罷。」說完，將那件東西向桌邊一擱，自立起身來，裝著嬌酣不勝的扶著丫鬟進去。鶴山注視那東西時，不覺愕然，把面色漸漸的還了過來，將夫人拉回席上，賠笑道：「一個窰姐，算得什麼，也值得動真氣。夫人既不歡喜他，便同他絕了，這算得甚呢。」說完，舉起筆來，向紙上寫著兩句道：

侯門我本深如海，從此蕭娘是路人

寫完擲筆，笑道：「如今可顧全了我家運命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癡郎，妾原說你是銀樣蠟槍頭，不禁一嚇的呢。」說完，將紙折疊了起來，套了個信封，囑丫鬟立刻叫當差的送到挹芬家去。倘挹芬家有人問時，不許多說話，交了信便走。丫鬟笑著自去。鶴山道：「不送去也罷，難道我既說了絕跡，會改悔的麼？」夫人笑道：「不叫人送去，敢公子要自己送去呢。」

說時，又回嗔作喜道：「惟其愛之心切，所以防之益周。公子且恕妾一時無狀，擔待些兒罷！」鶴山默然不語。

夫人卻興致百倍，硬迫著鶴山鉅著笛，自己將酒潤了潤喉道：「久不理歌，節拍生澀。今天是妾的生日，沒什麼敬公子，把舊時熟曲做個壽禮罷。」便慢轉嬌喉，唱起《金雀記》的《喬醋》來。到那「江頭金桂」一支，便笑盈盈凝注著鶴山道：

休得要喬妝行徑，我跟前不耐聽。金雀他年婚姻訂，得諧雙姓，挽紅絲牽定盟，我與你鴛侶交頸，同枝共並，只合契求相應，共享安寧。你旁枝為何覓小星……

鶴山聽到這裡，早把一肚子不開懷丟向雲外，嘻皮笑臉的效著潘岳聲口道：「夫人，下官那裡有些事。」夫人接著唱道：「你言清濁行。」鶴山笑道：「並無濁行。」夫人唱道：「虧心短行。」鶴山道：「有甚短行？」夫人半嗔半喜唱道：「你還要語怪。」鶴山道：「何曾曉舌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這題詩絕句是誰寄，雀解雙飛卻怎生。」鶴山撫掌道：「移他舊曲，當我新詞。」

這一出絕妙生旦戲，恨不真個登場，做給怕老婆的看當個模範哩。夫人到此心滿意足，便也一笑收科。這一夜，鶴山少不得有些心裡懊惱，只一想天大的把柄抓在夫人手中，也只得曲意為歡。在夫人自然是大功已成，要放出些手段來，給鶴山個酥酣香軟的溫存呢。

看官，這從袖裡抽出來東西，是什麼物件，有這殺敵制勝頃刻的能力呢？且待在下慢慢講來。真是：